《毛雪汪》不求爆款 只求在场与陪伴

如今的综艺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豪华套餐。舞台必须炫目，嘉宾必须有料，玩法必须翻新，综N代每次回归不搞出点大动静，仿佛就对不起观众的期待。在这片热闹里，《毛雪汪》的存在有点反常识——一间客厅，两个人，一只狗，一张沙发，几个朋友推门进来，闲坐唠嗑。从2021年“裸播”上线，到如今稳坐视频平台唯一一档年番，五年过去，它没有活成动辄霸屏的爆款，却以一种近乎“偷袭”的方式，住进了年轻人的日常。

一档主打朋友局的年番综艺

《毛雪汪》的诞生，始于李雪琴的一个建议。她说自己和毛不易总在一块儿待着，是不是能一起做个节目。说者无心，平台制片人和总监制马昊却听进去了。一个选秀歌手，一个拍短视频走红的北大毕业生，两个看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怎么就成了朋友？私下都做什么？答案朴素得让人发笑：待着，看电视，闲聊。

三个月后，一时兴起的念头变成了一期样片。这部后来被称作“第0集”的片子，没预算，没先例，没任何可参考的模式，连节目名都是现场临时想的。毛不易抱着个玩偶窝在沙发上，李雪琴穿着宽大的T恤站在小黑板前，一笔一画写下“拟邀嘉宾：刘德华、巩俐、吴彦祖”。毛不易反复斟酌，然后发布指示：“巩俐可以！”门铃响，唯一的嘉宾登场——制片人马昊拄着拐杖走了进来，旁边字幕提示：走路看手机摔断了腿。

一个年番综艺的雏形，就在这种近乎草率的氛围里定了调。没有台本，没有任务，主打朋友串门闲聊。这成了节目不曾改变的基本语法。

五年来，朋友们不断推门而入，有人拎着菜，有人带着歌，有人揣着一肚子故事，等着在闲聊里慢慢抖落。

韩庚和作家郑执端来一桌子东北菜。虎皮尖椒、熘肉段，配着大米饭，毛不易嘴角不自觉地翘起，李雪琴给出了东北人最高级别的称赞：“有大席味儿。”

金志文嫌屋里闷，拉着一行人溜进路边小酒吧。暖黄的灯光，轻柔的背景音乐，毛不易拿起话筒，兴之所至，就把情绪被轻轻唱进夜色。

张踩铃则贡献了半部家庭喜剧。加拿大婆婆温迪常年待在中国不走，还给亲家母起英文名杰西卡，只因为记不住人家本名“翠花”。“翠花”烦得不行，过年还得和温迪一桌吃饭。踩铃吐槽完，李雪琴和毛不易两位主人替她捏了把汗：“这能播吗？”张踩铃特坦然：“她能做，我就敢说。”

不知不觉间，节目组还集齐了文坛合称“铁西三剑客”的双雪涛、班宇、郑执。作家上综艺，通常该去的是《圆桌派》或者《十三邀》，一档客厅下饭综艺请他们来做什么？结果双雪涛聊起从银行辞职的往事，还惦记着“先拿年终奖”。班宇带着丹东99草莓上门，和满桌东北人讨论徐志胜吃饺子该蘸什么。郑执站在厨房里细数带小孩的苦恼，听到毛毛和雪琴念自己以前的作品，当场患上“文字羞耻症”。几个东北人凑在一起，梗一个接一个抛出来。屏幕上飞过字幕，“东北方言口语教程，考研专用”。

承接青年人情绪的都市客厅

当然，能让客人如此放松的，是客厅里的三个原住民。

毛不易是这档节目的“清凉油”。温和、通透，偶尔毒舌。李雪琴不一样，她是那个接梗、抛梗、调节气氛的隐性社牛。话题沉闷时她调动气氛，冷场时她兜底，让每一个来做客的朋友都感到舒适。

巴哥犬元宝，大概是内娱最有镜头感的“编外人员”。它永远知道C位在哪儿。只要发现化妆师往毛老师家走，就知道自己也要“上工”了，眼巴巴等在门口。美食季时，它在火锅桌旁失控转圈，成为节目组最大的“收音挑战”。毛不易宠它宠得厉害，但零食却严格按要求准备，是老父亲对闺女那种既宠溺又克制的疼爱。

两人一狗构成的“原生关系”，呈现出一种稀缺的松弛感。这种氛围会传染。鹿晗来了，拿着最业余的话筒飙最硬核的高音，唱到破音赶紧躲镜头，李雪琴提醒他：背过去离镜头更近；杨幂来了，罕见地聊起恋爱观，她说“分享欲就是爱的表现，好多时候‘你在干吗’就等于‘我想你了’”。她坦承自己也会遇到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的情况，但如果努力了还没结果就彻底放弃，“我没自己的生活吗？我没自己的事干吗？我没自己的朋友吗？”幂姐的灵魂三问，大概只会在《毛雪汪》才听得到。

这种真实并非偶然。站在现在的时点回看，这档节目虽然设置极简，却刚好承接了一个时代的某种社会情绪。2020年，有学者指出当代年轻人的孤独，是从“客厅的消失”开始的——彼时整个社会都在热火朝天地向前冲，人们在打拼中渐渐忽略了陪伴与分享，而这些恰恰是客厅最重要的功能。《毛雪汪》打造的，实际上是一个能承接朋友和观众情绪的都市客厅。毛不易与李雪琴都有过在大城市从零开始、慢慢站稳脚跟的经历，他们的困惑与问题具备代表性，能够引起观众的共情。这让观众觉得，不是在看一档节目，而是在听两个朋友和自己唠嗑。

被懂得的默契

不过，光靠舒服和好笑，《毛雪汪》是撑不过五年的。真正让人反复回看的，是它跟观众建立了一种“被懂得”的默契。

这种默契体现在那些不期而遇的情绪中。2024年底的一期，毛不易刷到东北下雪的视频，突然哭了。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想家，李雪琴说：“你说随时可以回去，但不是回去的事儿。”毛不易接话：“我觉得咱们对东北的那种感觉，还不是纯想家的感觉，是心疼那个地方。”说到动情处，两人自己先不好意思了：“哎妈呀，老不好意思了。”东北人的羞赧，可爱又真实。

还有年轻人那些难以言说的社交状态。聊“偷感”的那期，毛不易说在二手玫瑰的现场，他心里开心，



脸上表情也开心，但身体就是不动，最后总结：“我可以开心，但不能太开心。”这种克制又真实的社交状态，让屏幕前无数“偷感很重”的年轻人瞬间找到了同类，弹幕飘过一片“这不就是在演我”。

更深的默契来自于慢慢建立起的信任。《毛雪汪》最不像综艺的地方，是它不像大多数节目那样每期都是独立单元，嘉宾来了又走，关系从零开始。它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朋友圈，一季一季地更新，人在里面慢慢熟起来，话也一点点深下去。赵晓卉就是在这个客厅里，被观众见证了求职、入职、恋爱、升职加薪的完整故事线，活成了一部连续剧。徐志胜从最初的“最强辅助”，慢慢变成可以摊开聊焦虑和困惑的朋友。很多在外面只是点头之交的人，到了这里也能卸下防备深聊。《毛雪汪》的客厅像一个慢慢展开的朋友圈，不急于一次把话说完，而是有时间让关系自然生长。

做事前要先管理欲望

这种“被懂得”的默契，离不开年番的持续更新。但在内娱，除了《毛雪汪》，真正跑通年番模式的综艺，几乎没有。《真相吧花花万物》改版做年番，撑到2020年3月底散场了；《大伙之家》2022年上半年播完15期后就没了。这事儿为什么难？因为，季播综艺可以一波接一波地做大：更贵的嘉宾、更炸的舞台、更刺激的赛制、更出圈的话题，年番却需要靠不断提供稳定可靠的内容持续吸引观众入场。

总监制马昊讲过一句话，可以作为理解《毛雪汪》长寿的原因：“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学会做一件事情，管理自己的欲望，不要既要又要还要。既然做年番，就不要追求季播综艺的那些好处，而是要紧跟社会的热点话题和事件。”她透露，《毛雪汪》的小红书账号花了六个月涨粉10万，“观众想看什么，可能下一番节目就会有回应。”这种即时反馈，就是年番的核心心法：不追求爆款，要追求在场和陪伴。

《毛雪汪》中，在场和陪伴被落实到了节目的每一个细节里。周一更新，因为那是打工人的黑色星期一；单集时长控制在30到45分钟，刚好是一顿外卖的时间；从冬番到春番、夏番、秋番，四季流转间，节目内容随之变化，与观众建立了一种情感契约。你不需要每周聚精会神地追，它就像定期更新的朋友圈，永远在那里。

只要你愿意，推开门，毛不易和李雪琴都在，元宝摇着尾巴跑过来蹭你的腿。

“来啦？坐，吃了吗？”

（北京青年报 关 晓）

“微短剧+AI”成为上海电视节热议话题

现实题材真人短剧仍被看好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微短剧+AI”成为行业热议的话题。无论是首次亮相上海电视节的“青创日”系列活动，还是作为传统重头戏的白玉兰论坛，AI技术背景下的微短剧市场向何处去，都是影视行业最为关切的问题。

微短剧成本激增进入转型期

微短剧市场的狂飙突进，在2026年依然延续。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副总经理李啦介绍，腾讯视频在微短剧领域坚持横屏与竖屏双线布局，2025年平台横屏短剧上新数量突破180部，同比增长13.3%；全年共有17部作品分账破千万。进入2026年，行业发展势头更为强劲，目前腾讯视频已有9部作品分账破千万元，有2部作品分账破2000万元，其中有1部作品分账突破3000万元。

“用户越来越用真金白银为微短剧投票，让新型影视化产品获得更多市场份额。”芒果TV大芒计划工作室总经理周裘透露，芒果TV大芒去年才开始做分账短剧，但已有5部作品分账从1000万元到1500万元不等。不过，周裘同时指出，随着高票房的出现，短剧的成本也在越来越“卷”。“以2024年为例，做一部古装剧的预算在400万元以内，超过600万元就是大制作。到了2025年，成本500万元是标配，七八百万元很常见，一千万不新鲜。”周裘透露，去年短剧《朱雀堂》的成本就达到了4000万，“微短剧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在慢慢被消减。”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教授郑月认为，微短剧正处在技术驱动下多元分化的转型期，或者叫高速洗牌的过渡期。

AI时代真人短剧仍有优势

与真人微短剧成本激增同时出现的，是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AIGC浪潮。在李啦看来，伴随着AI技术全面融入内容创作全链条，微短剧行业已经从高速扩容的增量时代迈入重长效价值的存量提质时代。在经历一轮产能快速扩张后，单纯追求数量和追逐流量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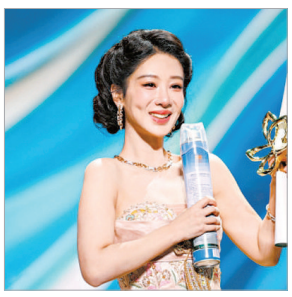
七猫短剧总经理梁凯认为，行业竞争已经回归到内容本身，“不论做真人剧、AI剧、动态漫，好故事永远不会退场。”制作出《家里家外》等热门短剧的制作公司听花岛，在探索AI制作的同时，更加确信“AI终归是一个工具”。听花岛总制片人赵优秀认为，AI可以降本增效，可以拓宽制作边界，是很好用的项目工具，“但AI不会让好的作品更容易诞生，反而让好内容、好短剧更难生产出来。”在他看来，由AI带来的创作平权，会让怎么讲好故事，怎么做好内容，怎么做出好作品，变得更加艰难。

对此，作为头部短剧平台的红果短剧，给出的答案是“现实题材”。红果精品短剧负责人魏钦涛认为，在AI快速发展的当下，现实题材不仅是微短剧精品化的重要方向，也是真人微短剧相比AI短剧的优势所在。平台热播剧的数据也在支持这一判断，仅红果短剧平台内，这两年现实题材精品微短剧数量持续增长，破圈爆款越来越多。

（北京晚报 李夏至）

上海电视节颁出“白玉兰奖”

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6月26日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董勇、迟蓬分别拿下最佳男女配角奖，《太平年》荣获最佳中国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拿下评委会大奖。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中吴石一角，第二次拿下白玉兰的最佳男主角。他表示，再次拿到这个荣誉感到荣幸和幸运。他回忆，在拍摄过程中，对于他个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次成长。杨紫凭借《生命树》中的白菊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是白玉兰史上首位“90后”最佳女主角。颁奖现场，杨紫喜极而泣，她哽咽表示：“会带着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此外，董勇凭借《太平年》中的角色斩获最佳男配角，他感谢了《太平年》同组的白宇、朱亚文等演员，笑言其他演员“在世界杯期间把球传给了我”。66岁的迟蓬凭借《生万物》中“大脚娘”一角拿下最佳女配角，她在后台回应了倪萍对她的支持，“没给她丢人，拿了一回奖”。

（今晚报 王轶斐）